

崔東壁遺書

顧頤附編訂

錢玄同題



本書
考信錄
提要
補上
古考
信錄
唐虞
考信
錄

考信錄提要自序

（刪案，舊本無此序，今依夏商豐諸錄之例，由總目內錄出補入。）

考信錄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錄之故也。薛敬軒先生云：『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此不過因世之學者心無實得，而但剿襲先儒道學陳言以爲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爲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豈無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書傳屬蔡沈，以喪祭二禮屬黃幹，至於春秋經傳，絕無論著，是朱子亦尙有未及爲者。鴟鴞詩傳沿用僞傳舊說，及與蔡沈書，始改以從鄭，是朱子亦尙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來，才俊之士喜尙新奇，多據前人注疏，強詞奪理以駁朱子，是朱子亦尙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見，豈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見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閱者當有以諒其苦心也。

考信錄提要目

卷上

釋例

卷下

總目

自序（讀剛按，原書目有此題而書中無文，殆由陳氏已將此文移刊遺書篇首而忘刪去

此目耳。）

考信錄提要卷上

釋例

時代與
識見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書謂典、謨、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客託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覈考正，以別其是非真僞。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爲紙，檢閱較前爲易，但魏晉之際，俗尚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沉，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復生妄人，僞造古文，尙書經傳，孔子家語，以

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己守殘，沿訛踵謬，習爲固然，不之怪也。雖間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稊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覈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悞者。或爲文以辨之（如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秦誓論，蘇明允學妃論，王介甫伯夷論之類），或爲書以正之（如鄭樵詩辨妄，趙汝談南塘書說之類），或作傳注以發明之（如朱子論語孟子集註，詩集傳，蔡氏書傳之類）。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然經義之失真已千餘年，僞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尙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多撫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爲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爲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遂無復有過而問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註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註疏之

人言不
可盡信

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爲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慮之一得云爾。（以下三章，通論讀書當考信之意。）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况千古以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爲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搗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鼻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掣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歷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爲己嘗親見之者。余雖尙幼，未見歷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嘗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卽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爲然。又數年，見諸家歷書果與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傳，咸謂先時嘗落星於其第，化而爲石。余自幼卽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遊，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曰：『實無是事。』先人宦

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爲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徵，然

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

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爲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尙

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真僞相淆。繼是復有讖緯

之術，其說益陋，而劉歆鄭康成咸用之以說經。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復考其所

本，而但以爲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

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紀，通鑑綱目前編（六字共一書名，與溫公通鑑，朱子綱目

無涉）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慎如是，况

於傳注，又况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

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

車，徧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尙無大失也。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

唐衛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詩

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

而宋人雜說遂謂韓退之作李于墓誌戒人服金石

藥而自餌硫黃。

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

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

余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

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病也。

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爲余兄弟畜優也。

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

故好德不如好色，許

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爲許渾。

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珪與陳旭王安石也，

而近世類書以爲王曾。

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

是以顏闔之事載爲顏淵，闕我所爲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

但此幸而本書尙

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爲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

恆所殺者爲宰予。

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者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

者！』

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爲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哉！故

堯之臣多矣，乃見『重黎』，遂以爲必義和也；紂之臣亦多矣，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爲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大費』，遂以爲必益；太甲之佐亦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爲必伊尹；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彷彿近似者，遂以爲必此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珪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復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衛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爲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難爲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孔毅夫雜說，昔人有辨其係僞撰者，故今但稱『宋人雜說』，不欲害人之受誣也。）

以己度人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

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已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託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僞；而後世論者謂昭烈故爲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爲袁本初劉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己囊以成之。議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猶他人事也。余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卽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鄉之人隔數千餘里終不知也，歸里之後，人咸以爲攜有重貲。旣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

虛言衍
成實事

醇粹無可議，至於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爲實也。（以下七章，皆論戰國邪說寓言不可徵信。）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爲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爲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復考其所本，遂信以爲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招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牀大哭，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有是語，而遞衍之爲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憂衛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

古語失
譯後之
妄說

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戰國游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爲三代之事也。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託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解，遂妄爲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義仲和仲爲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御。後世失其說，遂誤以爲御車之御，謂義和爲日御車，故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御日爲浴日者，故山海經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云『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

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爲『娥』，而誤以爲婦人。又誤以占爲『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爲實，要已誣古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間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誤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傳流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儒者采
繹緯語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註經。其後相沿，不復考其所本，而但以爲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負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咸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卽禘爲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禘爲祭天，而謂小記

劉知幾
用左傳
駁秦漢
之書

「禘其祖之所自出」爲禘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復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余幼時嘗見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鈎命訣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尙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乎，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爲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爲說乎？蓋亦未嘗考而已矣！嗟夫，讖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讖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取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爲之解也已！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嘗多觀秦漢之書，故妄爲是言耳。劉知幾史通云，「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此五經指公羊穀梁禮記之文，非古經也），雜史百家諸子，其言

河漢，無所遵憑。

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云韓氏攻趙（按史記攻趙者屠岸

賈，非韓氏，此文蓋誤）。有程嬰杵臼之事（原註，出史記趙世家），子罕相國，宋睦於晉，

而云晉將伐宋，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原註，出禮記）。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

而云其女爲荊昭夫人（原註，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焉

（原註，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云生在鄭穆之年（原註，出劉向七錄），扁鵲

醫療虢公，而云時當趙簡子之日（原註，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子，而云以晉文

如獵，犯顏直言（原註，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云觀晉靈作臺，累基申誠（原

註，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爲後，或以後爲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曾無所

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特此未有

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

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

秋之世，下去西漢僅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刺已累累若此，况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

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即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證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爲實乎！故今爲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爲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爲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代之事，其誤者亦復不少。洪景廬容齋隨筆云：『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云：「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云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

叢談所載張杜范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於今，無從一一證其舛誤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徵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嚳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爲嚳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尙幼，而世乃以爲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爲司寇，聽國政，佛肸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爲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淵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盧復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盧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爲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賸書，凡昔人所